

新人

新人推介

杨别除，男，武冈市人，系在职公务员，湖南省作协会员。年少即爱好文学，坚持数年，笔耕不辍，先后发表散文、小说若干篇，出版有小说散文集《税人春秋》。

生命里的阳光

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这是唐代韩愈先生对老师职责的高度概括。我的学生时代长达14年，授了课的老师，一算来，超过了50位，这些老师让我受益匪浅，学到不少知识。但真正能解开心中之感，在关键时刻拉我一把，对我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，只有两位，一位是小学老师刘素梅，另一位是读高中时教历史的匡老师。

1975年，我读小学四年级，唯成分论的氛围还相当浓厚，我家出身不好，爷爷在解放前是地主，我则成了地主孙子。过去玩得好的伙伴，以此为借口，不跟我玩了。更有恶作剧者，嫌弃我，对我翻白眼，说脏话，往我身上吐唾沫。我像只掉了队的离群索居的小羔羊，性格变得内向孤独，心理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，就像雨天背蓑衣，越背越重。

上课时老师提问，我不敢举手。下课后，同学们活蹦乱跳，我闷坐在课桌上发呆，学习成绩也一路下滑。父母问起来，我说了原因，他们不懂心理学，就一句“别理会他们就行了”的话打发我。但我的心结仍旧没有解开。

当时的班主任刘素梅老师观察到我的变化，主动邀我到她办公室谈心，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说，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清澈透明，长长的瓜子脸，笑起来嘴边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这一幕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我说完后，刘老师没有丝毫责怪，宽慰我说：“你爷爷是地主，那是你爷爷的事，你父亲现在是工人，你是学生，跟地主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不要背思想包袱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相信这种状况存在不了多久。”听了刘老师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，思想包袱被卸掉了，人的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，学习成绩上升得很快。后来遇到有人歧视，我尽力回避，在心里忽略他们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求知上。

我后来想起这事，如果没有刘素梅老师的心理疏导，我会一直深陷在“成分”的泥潭里，不能自拔，渐渐沉沦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幸亏刘老师及时发现疏導。

1980年，我初中毕业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省重点中学。入校后，我勤奋苦读，迎接高考，参加1982年高考，以两分之差落第了。原因是考前心理压力太，过于紧张，考试中水平难以发挥。复读一年，再次参加高考，又是同样的结局。

我气馁了，准备放弃。这时教历史的匡老师来到我家，他是个50多岁的老教师，一脸的慈祥，我们并排坐着，他一只手握住我的手，另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肩，要我坚持下去，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大量名人遭遇挫折的故事。你两次失败算什么，再来一次。我听了匡老师的话，继续复读，第三次参加高考，终于考上了大学。

如果没有匡老师励志式的劝说，我可能与大学失之交臂。也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后来，我跟刘老师和匡老师的许多学生交流过，他们也曾得到过这两位老师的学业上的帮助和生活上关怀。老师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。就像阳光一样，普照在大地上，给人类带来光明。

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到了，我特别想念这两位老师。同时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。并祝中国所有的老师，教师节快乐！



家在青山绿水畔

宋小词

2020年的一场大疫来得突然又迅猛，我们在武汉的家关了四个多月，高高的楼房，耸在半天空中，开窗又怕病毒。开了，其实阳光也照不进屋子。长久地脚不沾地，人跟植物一样发蔫。每天无精打采，神思倦怠。

夫家湖南宁乡市黄材镇，十年前我嫁过去时，那地儿还是崇山峻岭，一片蛮荒。后因为挖出了青铜器，国家大手笔投资，建起了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周边搞旅游开发，黄材镇慢慢改变了模样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山路一再拓宽。道路两旁的山地撒满了花籽，孔雀草、矮鸡冠、小雏菊，这些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小花小朵，到了时令就绽放，给景区又增加一景。

疫情解封后，我的第一次长途出行，便是开车从武汉回黄材。丈夫出生的村子叫古塘村，因村里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水塘而得名。从古塘到黄材镇上，以前要走一个小时，现在因为劈山开出一条道，开车仅需五分钟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但因为挨着遗址公园，村子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往前一拨，感受繁华，退后一步，享受宁静。

人终归是大自然的一员，跟草木一样，需要阳光雨露，天地滋养。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里，久不见山川河流，身体会有病，心理也会有病，思想也会有病的。

我因为出生乡村，总有一份乡村情结。但我的衣袍之地，因为乡人追逐繁华，热衷于在城市里买房，再不济也要在镇上安家，这些年，一个一个地从泥土里拔腿而出，去了那红尘中的“温柔富贵乡”，致使我的村庄人烟日渐稀少，鸡犬之声也日渐微弱。

但古塘不一样，湖南人乡土情结重，成功人士在城市买房也喜回乡盖房。他们盖那种动辄百多万元的大别墅，把父亲的破砖烂瓦推倒重来，在祖宗的基业上守成又开疆拓土。因盖别墅的多，乡里的土木工程队忙不赢。如果逢下雨，商定的90天工期得延，主家急，包工头更急。活儿都排着队呢。

奶奶在古塘有个小土砖屋，跟村里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大别墅相比，实在有碍观瞻，村里领导多次提议推掉。几经通融，答应若是拾掇拾掇，弄得漂亮一点，可以留下。

留还是不留？我们一直在纠结。留，哪来百多万元建大别墅啊？不留，这是祖宗打下的“江山”，有一宅基地不容易。如今，一场疫情，激发了我对“农夫山泉有点甜”生活的强烈向往。奶奶留下的土房子正好成了我走向田园，走向自然山水，走向自我内心的载体。

“家居青山绿水畔，人在春风和气中”。那么不建大别墅，就把这么个土房子修旧如旧好了。

土房子已经有七八十年了，石头打出的地基，土砖是曾祖辈从田地里取土，摔打、夯实，一点点



秋访婺源篁岭古村

姜满珍

在秋虫啾啾的光阴里，我们来到了四面环山的婺源篁岭古村。

婺源篁岭古村依照“天街九巷，三桥六井”布局建设。村落“天街”似玉带将经典古建筑串接，古色古香的徽式建筑、一铺一品的商业坊琳琅满目地排列着，前店后坊，每家门前有着溪水潺潺、鱼儿畅游的情景。渐趋枯黄的花草树木在凉风中摇曳着，似乎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小猫小狗顽皮地搭讪着，嬉戏着，沧桑的老人静静地坐着，吸着少见的水烟筒。在这速写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里闲情雅致地度过三五天，想想都是很舒爽的事情。

篁岭村地无三尺平，远看像挂在山崖上的盆景。初入篁岭古村的鲜花小镇，让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偌大的私家花园，色彩缤纷直接冲击着你的视线，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紫色，或混搭色的菊花，花瓣形状有直的、稍弯曲的、波斯卷的，要多美就有多美。高挑的月季花，还有少许含苞的、怒放的花儿在展现着它们的风采，或被塑造成拱形的门生长着。大红、大紫、纯白的紫薇花依然如盛夏般妖烧着。开得轰轰烈烈的三角梅相伴在飞檐展翅的木雕楼旁，或开在徽派古建筑的宗祠院落，总能触动人内心的热情。橘子树、柚子树、柿子树上开始演绎着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的美好意境。在这美美的庭院里，捧上一本书、品上一杯茶、听上一曲音乐，与神仙的日子好有一比啊！

在行走的过程中，有不少学院来的师生在溪水边、屋舍下聚精会神地用相机、用画笔专业地将篁岭村的花草树木、鸡犬虫鱼、人物山川嵌入图画中，让这里的美这里的情传递到更远的地方。还有我们这些品味不同的游客们也在用手机发微信、刷抖音，将这里的美食、这里的舒适、惬意的凉爽

去除里面的气体，日晒、阴干，才形成一块一块坚实的土砖。椽子檩条都是祖辈在大山里砍伐树木制成的，一栋房子凝聚了祖辈们的血汗和对生活热腾腾的期盼。村里老人说，土房子住着其实更舒服，冬暖夏凉。土房子经住，只要住人，可以住一百多年。

那就保留土房子特有的韵味吧，展现它立于空间与时间中的质朴与简单。没有玻璃的窗棂，没有铝合金的门户，没有玻化瓷砖的贴面。一点一点，房子改造完成了。围墙造院，栽花种草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出门便是天地，远山如旧友，相看两不厌。

嫁来十几年，村子里的人，也知道了他们的过去，他们也都接纳了我。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田地被村里几个农户承包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。我姑姐也承包了几十亩，一部分种朝天椒，一部分植黄桃。姑姐就像是踩了风火轮的哪吒，家里四个轮子的轿车和两个轮子的摩托车加三个轮子的三轮车，她一天要换好几遍，一会儿要去开个会，一会儿要去运个苗，一会儿要去拖个肥。

现在留在村里的农民也变成了新农民，时常有上面下来的农技人员，现场给他们讲解种植的技巧。他们还要追时尚赶潮流，学习利用科技利用网络，利用小视频，将山里的农产品推销出去。

姑姐承包的40多亩黄桃，大前年落地，前年挂果，去年开始售卖，我们都沦为她的推销员，免费向全国各地邮寄了许多箱桃子，让朋友们反馈口味和新鲜度。姑姐是个善于学习的新农民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去年她的黄桃大获丰收，卖出了好价钱，也带动了村里其他农户的黄桃销售。当地网红还在她的果园里来了一场直播。

乡村也在变化，看不见炊烟袅袅，田里也没有耕牛了。姐夫有了耕田机和收割机。播种和收获季，是姐夫最忙的时候。每次赶上姐夫劳作，我也像村里人一样，围在田埂边，看他操控机器，惬意地闻着水田、青草和农作物的气息。

“人间走遍却归耕，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花山鸟好弟兄”。现在，我一有假便会回黄材古塘。在老房子里，不翻书，不写字。晴天时，就看着阳光透过窗棂的形状投射在地面上，墙面上，从满到亏。下雨时，就看着新雨顺着旧屋檐滴落到地面上，形成一条宽大的流动的帘子，由强到弱。再也不用找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身子闲了，就拿着锄头去锄草，困了就躺下睡觉。再也没有什么抑郁和失眠。

四季之景在我眼前流动，农人们在我眼前走动，鸡鸭鹅狗时不时聒噪一番。傍晚，孩子们放学回来，呼朋引伴的吵闹声在耳畔琐碎响起。种点菜，养点鱼，喂几只鸡鸭，粗茶淡饭，一如我心中珍藏的乡村时代。

你信吗？自从我在老家有了土房子，我把跟随我多年的乡愁给弄丢了。

鄢德全

一部记录中共重庆地下党在解放前夕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，让一代又一代人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熏陶。在这部作品里，许多人物如江姐、许云峰、双枪老太婆等都有原型，许多故事都是真实的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、华蓥山游击纵队政委李敬原的原型叫孙仁，化名王璞。他是湘潭韶山人，家住韶山乡韶洞村铁皮冲，与毛泽东同志故居上屋场约千米距离。

1917年3月11日，孙仁出生在湘乡县城前铺店托里（今湘乡市龙洞镇）一个农民家庭。他在7个兄妹中排行第三。他后来写文章常用实三、实山、石磊等作笔名。他从小聪颖好学，5岁进族校读书，9岁考入离家20多里的涟滨小学。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哥孙才刚被迫出走武汉，大嫂孙桂英因参加农民运动被捕入狱，地主豪绅逼他父亲退佃，全家被逼搬迁到湘潭县的韶山铁皮冲。从此，孙仁一边帮父亲耕种租佃的田土，一边自学。1933年，孙仁有幸参加湘潭县塾师训练班，学习结业后，16岁的他便回到韶山乡下教小学。来年，在全省小学教师的鉴定会考中，孙仁凭着优异的成绩，受聘到韶山花园冲小学任校长。

毛泽东同志1925年亲手建立的韶山特别支部，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惨遭破坏。韶山特别支部的中共党员，有的被杀头，有的被迫去了外地。1937年冬，韶山的共产党员邹祖培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之命，回韶山恢复中共特别支部，经已潜回韶山并与孙仁有着密切联系的共产党人毛远耀、胡觉民的介绍，孙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春，孙仁又接替邹祖培担任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书记。不久，中共韶山区委成立，孙仁又担任区委书记。1939年春，中共湘（潭）宁（乡）中心县委成立，孙仁担任中心县委常委，分管组织工作。他一直利用教书作掩护，积极发展组织、开展抗日救亡的活动。这段时间，他勤奋地为党培训地下党员，还为《观察日报》等报刊写稿。他有一首《述志》的诗，恰是他坚定的革命意志的真实写照：

唐光宝剑莫踟蹰，自有通身血似珠。
顺乎人间除黑暗，翻身世道扫崎岖。
伤心不算英雄汉，为何何为大丈夫？
为已一怒为天下，纵马冲锋正此时。

1940年4月，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孙仁离开湖南，辗转去了四川。这时，他化名王璞，在西康地区进行了为时一年的社会调查，写出了极有分量的《关于西康地区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》，得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钱瑛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

诗新韵

丁恩文

谁拂水为岚
舞一湖岁月不老
时光飘然在水的缠绵里
情感静怡在水的清澈里
温婉如水的情愫 辽阔了我的向往

谁拂风为雨
舞一湖岁月静好
湖水染天碧空静
风绵碧水如烟波
轻浪丽水 缠绕了我的灵魂

谁拂水为情
舞一湖青春怒放
历史明净于柳叶湖
白鹤山壮丽的倩影映衬了岁月
历史如歌 岁月如歌

柳叶湖



等同志的高度肯定。不久，他被组织安排到重庆市委工作。直至牺牲前，他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。

这段时期，重庆和四川上川东地区，是国民党军统、中统特务活动最频繁的时期。为了对付敌人的盯梢和破坏，孙仁独创了一套地下工作的方法和原则，重庆市委和上川东地委实行划片领导，党的负责人与党员单线联系，党员转移工作和生活地区，不转移党的组织关系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只许上级联系下级，不许下级联系上级。这有效地保存了大批革命力量，为迎接全国解放打下了稳固的基础。

孙仁在领导重庆的工人斗争和上川东地区的农民斗争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他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独裁统治的工人罢工、游行和农民的抗粮、抗税、抗租的斗争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

1948年4月，重庆市委秘密创办的《挺进报》被敌人破获，地下党大批干部因叛徒刘国定（即《红岩》中甫志高的原型）出卖而相继被捕，江竹筠、许云峰、成岗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。上川东地委和华蓥山周围各县党组织受到严重威胁，孙仁马上在上川东各县布置应变，通知干部转移隐蔽。后来事态发展，转移隐蔽无法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抓捕，孙仁便立即召开上川东七、八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，决定在敌人全面抓捕前，立即展开华蓥山周围九县的联合大起义。并决定将上川东各工委领导的武装组成“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”，又称华蓥山游击纵队，孙仁自兼政委。

在《挺进报》事件发生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孙仁连续组织了10余次起义和暴动，游击纵队队伍发展到数千人。

华蓥山游击纵队暴动的胜利，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舆论的哗然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叫嚣：“不能使那里（华蓥山）成了四川的盲肠。”并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。然后同绥署主任朱绍良、重庆市市长杨森等策划调集几千正规部队对华蓥山进行“联合围剿”。

1948年9月7日，孙仁随主力三支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途中，不幸牺牲，一腔热血和31岁的年华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。

就在孙仁牺牲后的第二天，敌人找到他的尸体，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，挂在后盘场口的杨树上示众。一个月后，孙仁的爱人左绍英拖着即将临产的身体又被敌人抓进了渣滓洞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中，左绍英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机密，并迎来了女儿的出生。难友们给她的女儿取名苏联小说中英雄的名字：卓娅。江姐给她冠以“监狱之花”。1949年11月27日，那个国民党疯狂野蛮大屠杀的日子，左绍英和她的战友们没有逃脱敌人罪恶的子弹。才一周岁，刚学会叫妈妈的小卓娅也同时遇难。

孙仁一家三口的鲜血洒在雾都的大地上，血染红岩，与江竹筠、许云峰等一大批《红岩》人物的鲜血凝结在一块，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拼搏、奋斗、奉献。